

当代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兰州大学出版社

D81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主 编 侯尚智

副主编 陈汉生 骆鉴华 李明新

李世华 黄济福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7·兰州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侯尚智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甘肃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印张: 12.25 字数: 289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00册

I SBN 7—311—00010—6 /D · 5

书号: 7402 .3 定价: 1.80元

前　　言

“小小寰球”这种诗的语言，许多人认为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其实，它也不乏现实主义的色彩。它反映了今天世界的现实。进入宇宙空间的太空人回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见到的就是一个美丽的蓝色的星球。今天，相距几千里的人可以面谈，东半球的人和西半球的人一天之内可以聚会，天涯海角变得近如咫尺。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是变小了，不同国度的人成了近邻了。这样，地球人了解地球就容易得多，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迫切了。时代要求每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具备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

中国人当然要着重了解中国。但是，中国，中国不是茕茕孑立的中国，中国是耸立于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中国；中华民族也不是形影相吊的民族，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世界的事物是这样联成一气，以至于只有从世界的角度，才可能真正彻底弄清地区性问题。因此，不了解世界，就很难全面了解中国，不明白世界各国的大貌，就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国的特色。当代世界上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几十个社会主义流派，如果一点都不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从何谈起？世界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宝贵的，对此毫无所知；对世界各种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对重大的国际事件，对形形色色的外国思潮，若明若暗，乃至漆黑一团，一旦接触了国外某些东西，就摇摆不定，上当受骗，又怎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和搞活的基本国策呢？因此，了解和掌握世界的基本知识，乃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路线的要求。

中国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建设现代化，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无论从物质的角度，还是从精神的角度，都必须从世界范围着眼，都必须向国外实行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正如今日中国离不开今日的世界一样，未来的中国也离不开未来的世界。各国、各地区封闭状态的打破，是世界历史的进步。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各国更独立，而又更紧密联系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离开了世界，现代化就没有标准，离开了世界，中国的未来就无法描绘。每一个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都必须立足本国而面向世界，用当代世界的基本知识武装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是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

有鉴于此，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关于“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的精神，兰州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和广东教育学院的部分教师，联合编写这本《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教科书。我们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向读者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86年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基本格局的形成和演变的概况，介绍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介绍这些不同类型国家的内外关系和所面临的问题，介绍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一句话，就是介绍关于当代世界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使读者了解当代世界，认识当代世界，增强对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自觉地为祖国的振兴，为我国对全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本书主编侯尚智，副主编陈汉生、骆鉴华、李明新、李世

华、黄济福。执笔者有(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王刚义、邢安军、乔哲青、孙武霞、陈汉生、陈家义、庞洪铸、李明新、李世华、吴绍禹、吴满意、张桂珍、骆鉴华、侯尚智、陶承福、符文洋、黄守成、黄济福。

本书写作过程中，吸取了国内外的科研成果，借鉴了兄弟院校相邻学科的教科书和有关材料。兰州大学赵从显教授、汤季芳教授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兰州大学出版社刘光华、杨效杰、李生华、车满宝诸同志认真负责，使本书生色不少。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帮助我们的同志，我们深表谢意。

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熔为一炉，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是一种探索。探索就难免有失误。更何况我们的水平有限，因此，本书不当之处必然存在。这本书只是从熔炉里刚出来的一块铸铁，我们期望在读者的批评帮助下，能把这块铸铁锤炼成一块钢——一本更为完善的教科书。

绪 论

这本书，是关于当代世界基本知识的教科书。

每天早上，许多人习惯收听广播；午饭前后，又有不少人喜欢翻翻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当天报纸；晚上，更多的人乐于看看五彩缤纷的荧屏。在这些传播媒介中，人们得到了关于世界的大量信息。在国际社会里，有的地方千万富翁灯红酒绿，挥霍无度，有的地方亿万饥民骨瘦如柴、嗷嗷待哺；有的地方风和日丽、花香鸟语，有的地方断墙残壁、炮声震天动地；这里红地毯上拥抱亲吻，个个笑容可掬，那里谈判桌边唇枪舌剑，人人横眉竖眼；这里试管婴儿呱呱落地，那边侦察卫星呼啸上天；巨型客机穿梭五大洲，万吨海轮劈浪四大洋；正当各国时髦女郎竞相穿起流行服饰而喜形于色的时候，空气污染、水源枯竭、森林殆尽，物种濒临灭绝，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令不同国度的人忧心忡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有如万花筒。在这个世界上，有朋友，有敌人；有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也有昨天的敌人成了今天的朋友；有政治上的敌人，却是经济上的伙伴，有经济上的对手，却是政治上的盟友；有债权人，有债务人；有作战者，调停者、煽风点火者、冷眼旁观者、从中渔利者，真是生、旦、净、末、丑，应有尽有；悲剧、喜剧，一应俱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国际社会，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要了解和认识这个跨国境的社会，要弄清其基本情况，掌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预测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就有必要掌握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掌握当代的这些知识。

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行为的基本主体。国际关系就是这些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的总和。而世界政治和经济则是这些行为主体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广义的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政党关系等等。而世界政治关系则是这些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最深刻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国家早已出现，因此，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早已存在。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生产规模的狭小，国家之间的交往，只局限于个别国家之间和局部地区范围内，交往的内容也很有限，还没有真正形成世界规模的、内容丰富的国际关系。资本主义这个怪物问世之后，大机器的轰隆声响遍穷乡僻壤。为了追逐利润，商人奔波于全世界，于是，世界市场形成了。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超越国家界限的种种社会关系发生了。这些关系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部分地区到整个世界，由单个国家之间到国际组织之间，终于形成了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关系。作为一门公共政治课，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头到尾具体地介绍这个过程。这本教科书，介绍的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历史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世界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其他重要的国际关系。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就是研究当代世界范围内政治的、经济的和其他社会生活运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当代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它虽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每个国际组织具体情况的罗列，但是，为了了解世界范围的问题，又有必要适当地介绍各国、各地区和各国际组织的内外情况，介绍它

们的历史和现状。

在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国家，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层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各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实施和调整所决定的。处于国际社会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即为什么和怎样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对外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利益以及为此而确立的原则和方法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些对外政策的执行，以及在执行中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和变化的目的所作的调整，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各国对外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因此，要研究国际关系，就必须研究各国的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和延伸，它服从于、服务于对内政策，同时又给对内政策以极大的影响。每个国家的对内政策都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的体现，它们主要反映了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是以资产阶级利益和目的为转移的。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和广大劳动群众一致的，所以工人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就集中反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该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制约的。经济是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换句话说，一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是由该国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一国的对外政策当成该国实现其政治、经济的手段。更何况，对外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直接组成部分。所以，研究国际关系，就必须研究各国的政治和经济，舍此就无法真正把握国际关系的真正本质。

国家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依赖与离异、合作与背叛、互助与损害、联合与分裂、妥协与对

峙、松动与僵持、退让与对抗、和平与战争等等。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了不同矛盾的性质和激化程度。从国际范围看，这些矛盾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那么，哪些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呢？哪些因素是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的、主要的因素呢？

政治利益和政治实力，是决定广义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谓国家利益，集中的表现就是政治利益。各国的对外政策的实施，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本国、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有时为了实现政治利益，一些国家可以暂时牺牲其他利益。当代国家是政治国家、是阶级的国家，国家与国家的政治关系无非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它决定和制约着国家之间的其他关系。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规定着国家之间其他关系的发展程度。只要国家之间的政治障碍不消除，国家之间的其他关系就难以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其他关系，又无不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治关系。其他关系的发展，又必然以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为其最高表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采取何种形式，首先取决于国家政治利益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是相容的，还是势不两立的。如果是一致的或相容的，其关系即可能是和平的，合作的，乃至结盟的等等。如果是对立的甚至是敌对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是僵持的、对抗的、冲突的乃至战争的等等。国家与国家的政治关系，还取决于政治实力。政治实力其实就是国家实力，是国家各种力量的总和，包括经济的、军事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力量。政治实力的大小强弱，决定着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依赖的、互助的、妥协的等等。政治实力的变化，又可能促使原来的国家关系由依赖而变为离弃，由互助而变成损人利己，由妥协而变成对峙，按照政治利益而行动往往是一种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则往往取决于政治实力的对比和对这种对比的估计。自从现代主权

国家出现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依据自己的政治实力而制订和实施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国际组织本身就是成员国政治利益需要的产物，是成员国权衡得失并在充分估计自身政治实力基础上成立的。国际组织采取什么样的对外关系准则，也是由成员国的政治利益和政治实力互相作用而确定的。

长期以来，政治实力突出的表现是军事实力。因此，军事实力的对比就构成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主义国家习惯于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的一杆标尺，凭借军事实力制订和推行其对外政策，决定其所采取的外交行动。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捍卫其政治利益，争取实现其目标，也不能不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的运用与否和运用的方式，就形成了国家之间关系是妥协的，或是对峙的；是退让的，或是对抗的；是和平的，或是战争的。各国军事实力的表现是军队的数量与素质，武器的先进与落后，后备的雄厚与单薄，指挥技术的高超与低下等等。战争的形式、规模和破坏程度往往和武器的性质分不开。今天，世界上拥有约8万颗核弹头，相当于当年美国轰炸广岛用的原子弹的100多万倍的力量，地球上每个人平均3.5吨梯恩梯炸药。这些武器足够摧毁地球好几次。世界人民迫切渴望和平，正是因为在世界人民头上悬着这样一枚达摩克利斯剑。世界的核武器90%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手中，两个超级大国都积存了可以消灭对方几十次以上的核武器。但是，消灭对方一次和消灭对方几十次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每一方在受到对方第一次核打击之后都拥有报复的能力，这种状况，造成了一些人得出所谓现代战争没有胜利者的结论，引发了另一些人在战争问题上的新的政治思维。这就是说，有能力挑起世界核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从其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在伸手撤下发动核战争的电钮之前，不得不慎重考虑，三思而后行。可是，谁能担保不会出现

某个疯子？谁能担保不会出现某个正常人有冲动的时刻？西欧、北美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正反映生活在火药桶上面的人们的担心。今天，人类的 $\frac{1}{4}$ 生活于极贫困之中，同时，又有 $\frac{1}{4}$ 的研究和发展经费用于研究和制造那些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新式杀人武器，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吗？

政治利益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国家的性质，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实力。因此，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深刻的根源。经济动因是制订外交政策和采取外交行动的最基本原因。世界政治舞台之所以变幻多端，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解释，揭开其谜底，虽然也能说明其中一部分问题，但是，其基本的动因必须到世界经济中去寻找。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必然反映到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来，引起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又必然给世界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在一些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政治和经济往往同时起作用，互相补充，互相制约，或者互为因果。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服从于政治，政治起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仍是最基本的动因，只不过表现为政治暂时背离现实经济利益，而屈从于长远经济战略目标。总之，经济是一切政治事件的终极原因，这是确定无疑的。正是这样，国际关系中，经济关系就成为最基本最深刻的关系。如果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和军事是国际舞台最活跃的前台人物，而经济则是幕后的导演。那么，今天人们可以不无根据的说，这位幕后导演不但继续更称职地起着原来的作用，而且它已走到前台，活活泼泼地表演起来，它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一身而二任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经济的利益和经济的要求，正越来越明显地左右着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政治影响的大小，军事实力的强弱，国际威望的高低，

国际地位的加强和削弱，正越来越直接地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之后，不得不进一步调节经济以维持其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一番挫折之后，把改革经济体制作为共同的课题；第三世界国家也力图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迅速发展生产力，以经济独立巩固其政治独立。当今世界，政治和军事，正直截了当地成为实现经济目的手段，同时，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也成了国际斗争中屡见不鲜的现象。经济、经济，世人瞩目的焦点，经济、经济，当代国际关系的中枢。经济竞赛、经济竞争正决定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命运，决定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决定着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坚信，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各国的经济，无不取决于物力、财力、人力的多寡与优劣，取决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取决于经济体制的好坏。在今天的世界，一国的经济也和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特点密切相关。诚然，世界经济取决于各国的经济，但是，世界经济形势及其特点又反转过来严重地影响着一国经济，以至于出现一些人用不太文雅的语言说：世界经济打喷嚏，有的国家经济就犯感冒。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讲，世界经济刮顺风，有的国家经济就起飞。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仍占优势，但在世界中的份量无疑是大大减弱了。美国已经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控制世界政治、军事局势的能力已今非昔比。日本的崛起和西欧的复兴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一切表明，以美国为中心的各种世界经济体系正趋于解体，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应该改变而且已经开始改变的时候了。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世界经济生活日益趋向整体化，生产的社会

化在许多国家已经越出一国范围，而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北方需要原料与市场，南方亟待资金与技术，这种状况定会加速世界经济整体化和各国生产的国际化。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正逐步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的整体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是平均化，相反，整体化是以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前提。这就造成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如果说，15世纪后世界经济中心在地中海沿岸，18世纪后在大西洋两岸，难道21世纪就不可能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吗？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化已经造成了经济实力区域性的多元化，可不可以把这种现象作为上述预言的佐证呢？整体化也好，复杂化也好，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也是严重的挑战，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经济上的大调整，大改革正是为今后的飞跃做准备。整体化，复杂化，大调整，大改革这就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突出的特点。各国经济将如何飞跃，既取决于起跳点的高低，长远看更取决于由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体制等所决定的动力大小。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大大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经济的国际化也大大加快了，经济交往的规模和范围从来没有这样广阔，经济联系从来没有这样密切。各国都面临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将到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挑战，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制订应战计划。形势已发展到这样，谁的科学技术落后，谁的经济发展就减缓，谁在军事竞赛中就处下风，谁的政治影响就降低，强大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就会削弱甚至丧失；谁的科学技术先进，谁的经济发展就迅速，谁在军事竞赛中就处上风，谁的政治影响就提高，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就能大大增强。科学技术方面的新的革命，是以发展高技术为标志的。各国为发展高技术而激烈的斗争，反映了高技术对未来的重要性，它决定着各国产

品在下一个世纪的竞争能力，它将导致世界现存经济格局的改变和各国在世界上实力地位的重新排列。当然，在发展高技术的浪潮中，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天地，合作体现了实现高技术成果的长期性和风险性，一个高技术合作的时代，正朝我们走来。是动荡和战争，还是和平与合作，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人们正拭目以待。已有不少人就此作出各种预言，做着多种准备。什么“后工业社会”，什么“信息社会”，种种说法无不反映人们对科学技术革命来临的判断和预测，科学技术引起人们这样普遍的高度的重视，科学技术成了许多国家立国之本，科学技术的合作和斗争就必然成为决定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从此，除了政治战、商业战、贸易战等等之外，在国际范围内，又出现了科技战、“智力战”、高边疆战略和反这种战略的战略，而主要以科技战的面貌出现，来体现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较量。科学技术较先进的国家你追我赶，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的竞赛中也获得了机会，国际关系将朝着有利于哪个或哪种类型的国家发展，很大程度将取决于从现在起哪个国家或哪种类型的国家先掌握，掌握得更多，掌握得更好的科学技术。

作为决定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因素，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我们这里讲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跻身于国际社会以来，就不但以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利益和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峙，而且以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立。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但是由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归根结底是由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引起的。但是，由于文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意识

形态的冲突又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冲突。当然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会引起政治经济的冲突，甚至导致军事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迄今也不能说这种对立和冲突已经消失。昨天，帝国主义常常用文化侵略开路，今天，帝国主义利用文化交流搞和平颠覆，敌对国家利用现代化宣传手段，大搞“宣传战”、“心理战”，正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经济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化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原来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并存、共处、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了。这种情况，势必影响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是很多的，我们必须综合多种因素，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当成一个大系统来对待，来把握，一切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看法，都无助于学习和研究这门科学，只会把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引上邪路。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这个大系统是多层次的。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政党和团体等等，无不显示了这个系统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内部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解决不同层次内部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不同层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和一定的矛盾，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和同层次内部的关系和矛盾是不同的，其发展情况和解决办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些不同层次中，最基本的层次是国家，国家的利益和目的，国家的实力和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其他层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决定着其他层次内部和其他层次之间的关系。因此，重点了解和掌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了解和掌握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关键。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这个系统又是多方面的。政

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政党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宗教关系、团体关系，甚至某些重要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关系都可能决定和影响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总体关系。我们上文分析决定国际关系的几个重要因素，就是从这个系统的多面性着眼的。但是，作为具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哪一种或由哪几种因素所决定，那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的，一般地罗列带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并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这个系统又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只有运用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真实情况，才可能对其未来的状况有比较正确的估计。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大海中游泳，就必须掌握游泳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就是这种游泳术。让我们努力，熟练地掌握这种游泳术，在世界的大海中劈波斩浪，为实现我们祖国的对外目标，为实现和捍卫我们祖国的对外利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